



圖一 清乾隆朝 《臺灣地圖》 諸羅縣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側寫嘉義電力發展史

從陳澄波畫作中的電線桿談起

在臺灣近代美術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畫家陳澄波，對其畫作的諸多評析中，有相當一部份聚焦於他畫布間呈現的「現代性」及「社會寫實情懷」。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強烈的鄉土色的畫作中，亦可觀察到陳澄波的故鄉——嘉義，該地電力發展史的某些發展變遷面向。

匯聚亞洲文物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分院即將於本年年底進行試營運，實為嘉義地方難得之盛事。為呈現嘉義地區特有的歷史文化以廣為中外遊客所認識，在南院常設展中，即設置「奔流不息——嘉義發展史多媒體數位展」展廳，以多媒體、互動式年表，搭配本院珍藏嘉義文史資料，讓

民眾得以從多個面向接觸嘉義的人文特質。（圖一）「嘉義乃畫都」，在多媒體影片當中，藝術自是佔有重要的地位。當中出身嘉義，有「臺灣繪畫的現代主義之父」讚譽的陳澄波（一八九五—一九四七），更將是影片的亮點之一。

而一〇三年十二月五日至一〇

四年三月三十日於故宮一〇五、一〇七陳列室展出的「藏鋒——陳澄波特展」，除為故宮九十週年拉開序幕，亦與年末即將試營運的故宮南院開館呼應，強化了故宮與嘉義的聯繫。（圖二）參觀者透過陳澄波的畫作，除觀覽其美術上的貢獻，更得以藉此一窺近百年前的嘉義景致及變貌。

可視的現代性

在陳澄波畫作的諸多評析中，有相當一部分聚焦於他畫布間所呈現的「現代性」及「社會寫實情懷」，甚至以「摩登（modern）迷戀」來稱之。（註一）因在陳澄波的畫筆下，有多幅描繪了噴水池、公園、工廠、現代建築及電線桿等，反映了當代的新建設景況，故常被用以佐證前述的觀點。尤其是他描繪故鄉被視為代表畫作群的「嘉義系列」畫中，所繪整齊的電線桿群，或是巧妙的運用高聳的電線桿來分割畫面，有別於同時代的其他畫作，因而得到許多關注。

例如〈夏日街景〉（一九二七）便被評為「最為突出的地方是『透過藝術家巧妙的構圖安排』畫面裡出現的『電線桿』」，或是入選日本第七屆「帝國美術展覽會」的〈嘉義街外〉（一九二六），被評稱「最有意思的還是在路邊整齊排排站的電線桿」等說法。（註二）在「藏鋒」展覽中，包括描繪故鄉的〈溫陵媽祖廟〉（一九二七）（圖三），以及陳澄波從上海返回嘉義後，描繪故鄉景致

蔡承豪

若觀察過往的電線桿，其頭端有短橫木二支及長橫木五支之分的類別，兩支橫木的是一般家庭供電，五支橫木者則係電報專用線。透過這些線傳輸系統，前者使光明走入夜晚的家中，取代傳統油燈提供穩定的光源，後者則使訊息可以不遠千里，瞬間抵達。

陳澄波出生於一八九五年，在此之前，電燈與電報已經在臺灣這塊土地上出現，臺灣首任巡撫劉銘傳（一八三六～一八九六）任職時，便在清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於臺北城內架設電線桿，並裝上電燈，透過小型蒸氣燃煤發電機的電力，為臺灣電燈來臨的時代揭開序幕。然陳澄波出生時，臺北除了距離遙遠，電燈也已暫時熄滅。但電力的便利並未被人遺忘，日本統治臺灣後，最高殖民行政單位臺灣總督府，隨即在統治初期嘗試重建發電設施。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在興建鴉片工廠之際，陸續裝設四台蒸氣發電機，除提供工廠夜間電燈照明，還額外供應總督府、官邸、臺北醫院及少部分地區



圖二 「藏鋒—陳澄波特展」展場入口 林姿吟攝



圖三 陳澄波〈溫陵媽祖廟〉1927 油彩畫布 縱91，橫116.5公分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嘉義系列」創作中的〈嘉義街景〉（一九三四）（圖四）、〈展望諸羅城〉（一九三四）（圖五）、〈嘉義街中心〉（一九三四）（圖六）等，也可清晰的見到電線桿的佈局。

電力是改變人類文明的一大科技，整齊的電線桿，以及宛如蜘蛛網般的電線，則將看不見的電，轉化為可見的畫面，呈現出一種進步的氛圍。故畫家以此作為畫中醒目的元素，並貫穿於一幕又一幕的寫實畫作，自是引發了評論者對其畫內「近代性」的關注。學者李淑珠的研究便指出，近代臺灣美術的作品中，不難見到以現代城市街景及電線桿為題材的例子，如李梅樹、洪瑞麟等；而同時代的日本畫家，將電線桿作為題材者為數亦不少。但若就數量多、重視細節的描繪傾向來看，在陳澄波作品中的電線桿，有其獨特性，且非僅嘉義系列有電線桿的描繪。從一九一五年到一九四六年間，即有超過五十幅畫作含有電線桿。（註三）如在「藏鋒」特展中，繪於上海、為陳澄波最喜愛的畫作——「清流」（一九二九）（圖

七），便是在嘉義以外地區繪出電線桿的一例。（註四）

既作為陳澄波最為人所關注的標誌之一，也不禁讓人好奇，在當時的嘉義，電線桿的發展，有著什麼樣的歷程，足以成為都市中的代表景致之一。是否如某些研究者所指出，陳澄波的畫作中，會大量出現包括電線桿在內的新城市近代風景，是因從小便體驗到嘉義的建設過程和嘉義景觀變遷所導致。也有研究者將之納入臺灣電力整體的發展歷史脈絡，兼及日月潭發電廠的建設等。但或許更該回歸的問題是，嘉義地區的電力建設的發展，究竟是處於一個什麼樣的變遷情況？

新能源時代

電力的發明與運用，讓人類文明得以有飛躍式的進展。無論是家庭照片，或是工業化的動力，皆因有電源的供應而得以有跨時代的變化。新興街道兩旁的電線桿，成為最具近代風貌的天際線。通訊設備的架設，則縮短了訊息傳遞的時間成本。



圖四 陳澄波《嘉義街景》1934 油彩畫布 縱91，橫116.5公分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的街燈照明，讓臺北地區得以重獲燈光。其後總督府並陸續興建發電設施，但臺北的光明，在陳澄波抵達臺北求學時，方有機會接觸。

電報的時間則更早，在清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兼管臺灣福建巡撫丁日昌（一八二三—一八八二）便架設了臺南府城到旗後（高雄）的電報線，且是中國的第一條電報線。劉銘傳接任後，再興工完成基隆、淡水到臺北間的電報工程，後並建成臺北經淡水到福州電報線。在劉銘傳努力下，當時主要城市，如嘉義、臺南、彰化、新竹、臺北、基隆等，都已設有電報局。傳送電報的經費非一般小民所能負擔，但也為這些都市，建立

起一個新的景象，當然，範圍相當有限。不過電報系統因為統治及軍事上的用途，在十九世紀末，負責統治臺灣的臺灣總督府積極立竿設線，將電報系統貫穿南北，橫貫於西部地區，雖然在部分地區僅有一條，但已扮演起重要的聯絡角色。一些抗日義軍知其重要性，還會破壞嘉義地區的電線，以干擾日軍的聯繫通訊。

雖電報線在十九世紀晚期，已經是連貫臺灣南北的重要通訊設施，也途經嘉義，較電力線更早走入民間的生活。但就一般人而言，電燈的影響更為深遠且切身，且足以改變生活節奏。相較之下，除了公事、商務或是緊急時刻，一般人使用電報的

機會有限。另外，臺灣在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出現了第一具電話，但一般民眾能使用者亦屈指可數，主要是官方機構、軍隊、工廠、商家等，才能擁有電話，且大多是日本人所使用。

綻放光明的嘗試

雖陳澄波要觀察電線桿的景致，就設立時間點來說，或許首先目睹的該是較早豎立、供五支橫木的電報專用電線桿。但比較數量，深入於各機關、工廠與家戶，提供電燈電力的電線桿，應是嘉義地區較為廣佈的電線種類，這也應是陳澄波的較早關注到的電線桿類型。觀察陳澄波的幾幅繪



圖六 陳澄波〈嘉義街中心〉 1934 油彩畫布 縱91，橫117公分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圖五 陳澄波〈展望諸羅城〉 1934 油彩畫布 縱73，橫91公分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入電線桿的畫作中，部分畫作係同時並存電線與電燈兩種電線桿的款式，但更明顯出現在較多畫中的種類，則是以短橫木、並有照明燈泡所組成的電燈電線桿樣式的為主。這並非偶然，因為嘉義是臺灣第一個有電燈會社的區域。

二十世紀初，臺灣除了官營電業供應一些官方機構外，也有一些製糖工廠自行發電以運作機器，但總計起來範圍仍相當有限。因此，有若干商界人士打算在臺灣投資成立電燈會社，藉由普及電燈來營利，畢竟電燈在當時的臺灣仍可謂處女地，一旦搶進入場，將是一個無垠的藍海。而且時間點早在日本領臺第二年（一八九六），便已有商人開始籌畫電燈公司的籌資，只是最後並未竟全功。

明治三十八年（一九〇五），由官方興建，位在新店的龜山電廠落成，臺北府前街的部分用戶因而得以大放光明。不過總督府也體認到，光倚靠公部門的推動來普及照明，速率勢必難以躍進，不如開放民營電

氣（燈）會社，由民間的力量來建設地方的電氣供應。因此，在二十世紀初，開始觸發了一股民營電氣會社的風潮。但當時臺灣人對於電燈的認識，仍相當薄弱，要裝設電燈的費用，也是一筆不小的負擔，所以先行成立的募股會社無法順利。首先成功的，反而是在遠離臺北、臺南等政經中心的嘉義。

嘉義電燈會社的成立

嘉義綻放電燈光明的歷史，可溯及至明治四十二年（一九〇九）。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在鼓勵增產的政策下，於嘉義原設有模範製紙場，利用水力發電推動製作機械。然後後續經營不甚理想，虧損連連，至一九〇九年不得不宣告歇業。

但模範製紙本身佔地廣大，又有器具及諸機械等，仍有利用價值，因此地方政府嘉義廳積極與總督府交涉，擬再加修理，轉為小規模的水力發電廠，並以之供應嘉義市街所需。對於未來的經營，則規劃委託民間經營，讓廠商以提供免費的電燈及發電



圖八 日本時代臺灣街道上電線桿樣式之一
 圖片來源：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臺灣寫真帖》。臺北：臺灣總督府，1908。

量為條件來取得經營權。此一構想，很快就獲得日本商人的注意，有多組人馬投入評估。但到翌年，卻宣告失敗，主因在於打算用於水力發電的牛稠溪水流量太小，發電量不足，且會有四至五個月的枯水期，這段期間就必須使用石油發電機來發電，甚不經濟，故計畫遂告胎死腹中。

首次的挫敗，並沒有斷絕嘉義廳及投資人的意願。在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六月，嘉義廳長特別邀集有意願的投資臺日商賈前來共謀大計，期能群聚眾人之力，創建一個十萬圓資本的大會社，共同發展嘉義電燈事業，以配合嘉義的市區改造計畫。官方雖登高一呼，積極運作，民間業者卻意見紛歧，同時有兩個組合想要爭取設置，也有業者另打算推廣瓦斯燈。就官方的政策而言，係傾向電燈照明，但也擔心以嘉義的彈丸之地，無法同時容納兩家會社，因此在積極斡旋下，終使單一的嘉義電燈會社在明治四十四年（一九一）正式獲得批准，開始進行島內外的募股。

這個肩負著新使命的嘉義電燈會社，最初係來自於各種日資的集合，大股東為東京帝國瓦斯電燈株式會社，是在日本具有經營經驗的公可，社長由伊東義路擔任。預計先以水力發電的方式，提供約三千盞電燈的電力，發電設備及十六燭光之燈光等，並委託當時在臺灣參與各項重要建設的日商大倉組向德國購買。加上

插杆拉線、架設輸電設施及線路架設之支出，初始希望可以募集到二十萬圓的股份，以謀大展身手。

一般商民雖知照明的的重要性，但對電燈這個當時的新科技仍屬陌生，對其前景也抱持著疑慮，畢竟能率先裝設電燈者，多半是官方機構、商店與旅館，亦即民間只有對外營業的商業與服務業才有需求，民衆多半仍仰賴照明度較低，但原料較容易取得的油燈，市場在哪仍待測試。此外，燈泡售價不斐，一般小民多半無力消費，且市面上也無法如現今走到電器材料行便行購得燈泡，若是故障，只能帶著舊燈泡到原本取得的單位更替，相當不易。故在募股時，不斷的修改目標，時間也比預期長。至明治四十五年（一九一二），初步的募股終於完成，設定初始公司資金為十五萬元，計發行三千股，其中一千股由發起股東先行起認，所餘二千股公開招募。而部分資金到位後，隨即先將購買發電機等所需的款項撥予大倉組，以便赴德國購辦相關設備。而其餘的資金，則在嘉義慈惠院旁興築事



圖七 陳澄波《清流》1929 油彩畫布 縱72.5，橫60.5公分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圖十 陳澄波〈溫陵媽祖廟〉局部 1927 油彩畫布 縱91，橫116.5公分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可見到兩種不同樣式的電線桿



圖九 陳澄波〈街景〉約1910初 紙本水彩 縱18.7，橫26.6公分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務所，並修築工廠。五月十日，會社舉辦總會成立大會，一切似乎逐漸上軌道，嘉義的電燈時代亦即將綻放曙光。

但募股的過程一波三折，日臺的

投資者並沒有如想像中的大舉認購，民間申購電燈者也不甚踴躍。加以從德國來的機器時程延遲，使得嘉義電燈會社的點燈時程雖持續放出消息即將啓動，卻一再往後推延，從預估的大正二年（一九一三）二月，不斷的向後推延，開通時可以供應的盞數及拉線的範圍也起起伏伏。最後，終於在六月二十三日正式試行點燈。據說當日「電光閃閃，非常燦爛」，而若持續擴張，嘉義市街將是「光彩可觀」，為嘉義點燃新時代的火炬。

繁星點點

嘉義電燈會社點燈之際，陳澄波已於四月負笈他鄉，北上臺北國語學校公學師範部求學，其後並受日籍畫家石川欽一郎（一八七一—一九四五）指導，初步認識西洋美術。或許陳澄波在出發前，曾見電燈會社工人於市街忙碌設桿拉線的光景，但此時規模相當有限，尚不足於成為陳澄波對故鄉的記憶。他的第一張與電線桿有關的畫作，是在描繪臺北景致的畫作中，一九一〇年代的

〈街景〉即是一例。（圖九）畢竟相對於嘉義，作為政經中心的臺北，在殖民政府的銳意建設下，夜綻光明的景況在主要市街及學校等官方機構內已不難見到，連帶輸電的電線桿，成為陳澄波寫生補抓的景象之一。

不過，大正六年（一九一七）陳澄波返回嘉義擔任第一公學校訓導，到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遠赴東京美術學校求學的這段時間，嘉義電燈照射的範圍持續擴張。在政府鼓勵、民衆體認到電燈的便利，以及因為戰爭導致油燈原料的石油價格上升等多重因素交織下，擁護電燈的使用者扶搖直上，除了市街夜漸呈繁星點點之勢外，嘉義電燈會社的供電範圍延伸到嘉義以外的地區，北至雲林、南至臺南，皆納入輸電範圍，且獲利頗佳。而由於使用便利，用戶用電量激增，營運沒幾年便出現使用者抗議費用過高，顯示電燈受到的歡迎程度，並且已經在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官方介入協調下，電燈會社多次在電費上做出讓步，雖看似吃虧，但減價得以讓更多家庭願意申辦，使用者節

第二屆 臺灣青年陶藝獎 雙年展

Taiwan Young Pottery Artist
Award & Biennale

萌火無限

「第二屆臺灣青年陶藝雙年展」將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公開展出
「臺灣青年陶藝獎」5名，每名獎金25萬元

徵件截止日 2015 7/31

展覽期間 2015 10/2-10/25

相關競賽訊息請上

www.TaiwanPottery.com



節高昇，也擴張了嘉電用戶的範圍。為因應數千用電者的需求，嘉義電燈會社添購新機器，並且再降低價格，讓井然有序的電線桿深入嘉義更多角落。此外，電燈技術的持續更新，使得民眾購買燈泡的難度下降，也促使更多人有意願引進這項人工照明進入家庭。

而看準供電的商機，嘉義縣朴子市境內，也出現商人投資創設朴子腳電燈株式會社。其以柴油引擎進行發電，裝置容量為四十瓩，就近供應鄰近村落。該社後雖於大正八年（一九一九）被桃園的臺灣合同電燈株式會社合併，但仍持續供電。故不僅在城市內，連鄉村夜間也可享受人工照明之惠。

陳澄波的畫作中，繪有電線桿的畫作卻非都會搭配電線，當時的電線數量雖不如現今的雜亂，不過對於畫面構圖仍有一定的干擾，這或許是陳澄波選擇將之捨棄的原因。但無論是電報傳遞或是供應電力，沒有這些金屬線，則將有力難施。在紀實與創作中，留下了一些藝術的模糊。

見證「摩登」

從油燈走向電燈，更穩定且照度更大的光源，走入嘉義人的生活中，隨著市街上電線桿一根根的架起，為嘉義立下一道道新的文化地景。這雖非陳澄波的幼時印象，但接受過城市光照洗禮的陳澄波，在返回家鄉任教的這幾年，故里生活照度及街道上豎立起一根又一根電線桿的改變，應為他所目睹，並且深烙心中。電線桿排列呈現出來的新次序美感，及附掛其上代表現代科技的燈泡，透過其畫

參考資料

1.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2. 吳政憲，〈臺灣來電：近代能源開發的故事〉，新店：向日葵文化，二〇〇五。
3. 李淑珠，〈陳澄波圖片收藏與陳澄波繪畫〉，《藝術學研究》七期，二〇一〇，頁九七—一四二。
4. 李淑珠著，李淑珠、黃雯瑜譯，〈表現出時代的「Something」——陳澄波繪畫考〉，臺北：典藏藝術家庭，二〇一一。
5. 廖新田，〈陳澄波藝術中的摩登迷戀〉，《故宮文物月刊》三八一期，二〇一四年十二月，頁三十三—三十九。

註釋

1. 廖新田，〈陳澄波藝術中的摩登迷戀〉，《故宮文物月刊》三八一期，二〇一四年十二月，頁三十三—三十九。
2. 李淑珠著，李淑珠、黃雯瑜譯，〈表現出時代的「Something」——陳澄波繪畫考〉，臺北：典藏藝術家庭，二〇一一，頁一四七。
3. 廖新田，〈陳澄波藝術中的摩登迷戀〉，頁三八。
4. 李淑珠，〈陳澄波圖片收藏與陳澄波繪畫〉，《藝術學研究》七期，二〇一〇，頁九七—一四二。

筆，隨之躍然於畫布上。（圖十）

一九二六年入選日本第七屆帝展的作品〈嘉義街外〉，規矩方正的學院作風，街道邊與兩側兩種不同樣式的電線桿，筆直地伸向遠方的地平線，留下嘉義街景的一項紀錄。陳澄波以他特有的配色及筆觸，將自己的故鄉——嘉義，用繪畫的方式留下歷史見證，也讓後人更得以藉由他強烈的鄉土色感，一窺近百年前嘉義電力史的發展與變貌。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